

“从盐碱滩到米粮川——纪念中科院在封丘工作50周年”系列三 剃头匠“偷”了科学家的时间

□记者 游晓鹏 文图

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PREFACE

“熊院士比较胖，行动不太利索，睡觉打呼噜，人非常和蔼，很少批评人，1965年几乎全年都在封丘。”时至今日，席荣琰、傅积平、赵其国等人都对熊毅先生在封丘的工作生活留有深刻印象。

国家顶级土壤学家都在小村蹲点亲力亲为，更别说其他的科技工作者。

傅积平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参加过熊毅和席成藩领导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土壤野外调查，深知熊老的作风。当时熊毅等人指导培训了100多位大学生，要把几本书的规

范都完完整整地背下来，训练几个月，考试合格才能承担任务。“在野外，我们不可能带着书本，就靠记忆，两个手指把土捏起来，就能判断它的质地，马上报出来是细沙、中沙还是粗沙，是轻黏土、中黏土还是重黏土。到盐碱区，地表的盐，只要亲口尝，用舌头舔，基本能确定土壤属于什么类型。”傅积平在回忆文章中说。

到封丘的科学工作者们，对水土的熟悉程度也别无二致。

因为找对了方向，又凭着这样的干劲，到1965年11月，

即使只用肉眼观测，“井灌沟排”改良盐碱地的效果也已十分明显，麦苗生长茁壮，井灌溉水比不灌溉的地块，春高粱和夏玉米增产明显。

“打井之前，每人口粮只有几两，第二年，每人能分七八十斤，不用逃荒了。”盛水源村当年的大队会计刘振德说。

其后，随着这种改良盐碱地办法在更大范围的推广，熊毅和梅花井都出名了，吃饱了肚子的农民真心感激这些从大城市来的科学家。

席荣琰回忆了一段小故事。那时的“洗剪吹”远没现

在这么讲究，但熊老却有点害怕理发。为啥？剃头匠知道他是大科学家，把他当恩人一般看待，理发时活儿干得格外细致，千方百计多跟熊老说话，别人半小时剪完，熊老得在那耽误一个小时。

1995年，熊毅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封丘人民在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试验站内给熊老树立了一块纪念碑，这是全国唯一一块在野外站为科学家立的碑。后来，河南省又为熊老立了铜像，就守望在潘店镇300亩试验田的旁边。



封丘试验站内的熊毅像，就守在试验田边。



1965年，土壤专家熊毅(右一)在封丘尝试打井治理土壤盐碱。图为熊毅在机井旁观察抽水试验。翻拍资料照片

试验抢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启动

在1965年11月的封丘工作总结会议上，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的罗焕炎提出把井灌沟排试验区扩大到1万亩，熊毅立即表示同意，经讨论，1万亩还小，可以扩大为10万亩。

此刻的科学家们，犹如战场上信心十足的将军，他们运筹指点的，则是以万亩为计数单位的大面积耕地。

建议迅速被上报，在12月在京召开的中科院“黄淮海平

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得到认可。随后，中科院正式向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农办申请，将封丘十万亩井灌沟排中间试验列为国家试验项目，1966年至1968年完成，同时，申请在试验区打150眼机井，并由国家投资配备动力及提水工具，投资需约345.4万元。

第二年2月8日，国家科委和国务院农办同意申请。

冥冥中，这一对中国农业开发影响极其深远的推广试验，抢在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启动，虽然留的时间已不多，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4月，封丘成立十万亩办公室。一场庞大的打井战斗随即开始，目标，就是把盛水源的经验复制到封丘的10万亩试验区内。

机井这东西在今天再常见不过，但在当时还是稀罕

物，每次打井，都会吸引大量老百姓围观。傅积平还记得当时有个奇怪的风俗，打井时妇女不能在场，否则会打不出水。

据说，盛水源的梅花井是新中国最早的几口机井，而数百个机井在封丘的迅速掘进，也使这里成为当时全国机井最密集的地区。

实际上，国家批的资金只有一两百万元，而中科院这段时间最终在封丘却打了255口井。“一口井配一个水泵和柴油机，机器都是派人从山东拉回来的，一口井连工带料大概花四五千，我们的想法是勒紧裤腰带也要多打一些井。”席荣琰回忆。

席荣琰当时在水文组，核心任务就是打井，封丘所打的机井中，他直接参与的有五分之二，同事们没日没夜地干活，几乎住遍了全县的村子。

到了当年10月，井全部打

好，断续抽水灌溉7个月，试区地下水位真的降了半米至1.5米，土地盐碱化程度大为减轻。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井灌沟排”的推广受到干扰，整项工作时断时续，勉强推进，至1969年10月作出初步总结，“十万亩井灌沟排中间试验”宣告结束。

但是，这一试验的巨大贡献已经显现出来，1965年起，封丘的粮食平均单产再未低于过100斤，盐碱地从50.4万亩减至1969年的不足30万亩。封丘成为我国盐碱地土地开发试验最重要的核心试验区，近邻县如原阳和延津、新乡专区，乃至外地如新疆等地都有人来参观学习。十万亩中间试验的成果也被上报，引起国家科委、国务院的重视，为整个黄淮海平原治理盐碱地提供了示范和科学依据。

把黄土高原的淤泥留在封丘

封丘的盐碱问题并不止盛水源村一种类型，实际上，中科院当时陆续组织了18个研究所赴黄淮海地区，而封丘也总计布了12个试验基点，参与者有数百人，比如盛水源是研究治理次生盐碱地，西大村是治理瓦碱为主的老盐碱地。

其中，宋荣华负责的荆隆宫乡水驿村的背河洼地盐碱地改造，也影响深远。以前，封丘别说是这块只长芦苇的荒地，就是好地也没种过稻子，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包括水驿村在内的十几万亩沿黄洼地，都成了水稻高产区。

当地人说，封丘的大米跟原阳的起步时间差不多，只是没有原阳有名气。

他们采取了什么办法呢？曾任封丘县主管水利的副县长程丁合先生回忆，首先建好一个个方形田块，筑上埂，然后在黄河泥沙含量最高的三四月份桃花汛期，利用黄河水位高的特点，采用虹吸的办法把河水排入方形田块，等半个月后把清水排掉，淤泥就留了下来，都是种稻子的上好肥土。这就叫

做“引黄放淤稻改”。

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件神奇的事。“黄河经过长途跋涉，把黄土高原最好的表层土带过来，封丘就要利用这个资源改善土壤，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傅积平回忆，宋荣华在试验中还发现，淤泥的厚度必须达到25~30厘米，种水稻时不能打破淤泥层，下面的盐分就上不来。第一年，水稻产量就有六七百斤，这一成果太了不得了，过去那可是颗粒无收的芦苇荒地呀！

如今，中科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封丘的大规模综合治理试验，已经明确无误地成为永载史册的浓重一笔，但在当时，在国家上下心急如焚的心境下，面对两三年内改良数千万亩风沙盐碱地的压力，能创造性地想出“井灌沟排”等办法，提供治理旱涝碱沙的珍贵经验，殊为不易。

“有人说包括中科院在内的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对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的巨大成果，是中国农业战线的‘两弹一星’，这一点都不夸张。”席荣琰先生说。